

相见若只当时月

唐代第一传奇女诗人
薛涛的诗与情

子庄 + 雒尘◎著



XIANGJIAN RUOZHI
DANGSHIYUE

子庄 + 雏尘

著

相见若只 当时月

唐代第一传奇女诗人薛涛的诗与情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见若只当时月：唐代第一传奇女诗人薛涛的诗与情 / 子庄，雒尘著.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8
(心动·诗语系列)
ISBN 978-7-5506-0779-8

I. ①相… II. ①子… ②雒… III. ①唐诗—诗歌欣赏②薛涛(770~832)—生平事迹 IV. ①I207.22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6444号

- 书 名 相见若只当时月：唐代第一传奇女诗人薛涛的诗与情
著 者 子庄，雒尘
责任编辑 李相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200米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3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779-8
定 价 32.8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10-83670220）

目录

第一卷

诗 讖

诗讖·井梧吟 17

诗讖·谒巫山庙 112

诗讖·鸳鸯草 120

第二卷

孔 雀

孔雀·风、月、蝉 131

孔雀·罚 139

孔雀·十离诗 148

孔雀·斑竹 157

孔雀·心曲 165

孔雀·春望 172

孔雀·惊变 179

孔雀·送友人 192

孔雀·情殇

101

孔雀·弦断

118

第三卷

超然

超然·友人

131

超然·杂咏

156

超然·终曲

184

附录

191

后记

215

薛涛诗全集

225

引言







她是一只大唐的孔雀。

炫丽的羽翼展开了一世的孤单。

她喜红，常着红衣，在浣花溪畔徘徊。溪中便喜滋滋地映出一抹醉人的红云，如害羞的少女脸上漾出的红晕。

那是女性柔美的颜色。

那是新娘喜气的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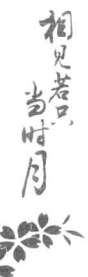
而她，却始终无缘穿上一身的大红新裙嫁给心上的郎君，只得在春雨潇潇中守望成一竿斑斑点点的竹。

昂然挺立的姿态却飘摇着南来北往的风，簌簌落下的叶子枯萎了烁烁年华，空留下丝丝缕缕的诗情缠绵至今。

她汲古井之泉浸乐山胭脂魂之木做成薛涛笺，题下一首首、一句句、一字字。

雅致至极，却又寂寞至极。

松花纹路里，那深红小笺上，有谁的沧海水，有谁的巫山云？



没有人与她双栖绿池上，也没有人与她朝暮共飞还，
更没有人与她同心莲叶间。

也曾细腻风光我独知，也曾菖蒲花发五云高。花落
之日，梦已消散。才终究明白，此生已做不成谁的沧海水、
谁的巫山云。

如果说：孔雀，象征一种飞翔的欲望。

只要灵魂不死，飞翔就会不止。

那么说：孔雀，即为薛涛的前世，薛涛便是孔雀的
今生，二者永恒轮回。

如果说：大唐的天空，本身就是诗歌的天空。

那么说：她用她的诗歌做成的华丽羽翼在大唐的天
空中自由翱翔。

同时，也让诗歌乘着她的翅膀飞翔、升华，在几千
年的时空里获得永恒。

风起，孔雀展开炫丽的羽翼，盘旋于空中，轻轻扇动，
搅起一阵呼啸的风……

动摇金翠尾，飞舞碧梧阴。

路过了一世繁华，一个转身便褪去华裳。清水洗尘，
悬己于天地虚空之间，给自己一个了然的人生。

建一座诗楼幽然而居，着一身道衣胜雪，怀一颗赤
子童心，在满园碧绿深红的菖蒲中超然飘过。

悠悠往事，淡然一笑，纱袖一甩，便是一派清风朗月。

薛涛——在诗歌的世界里，她让岁月独自老去。

第一卷

詩
鑑







诗讖·井梧吟

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一个女娃的出生宛若星辰般闪耀了中国诗坛。

这个女娃便是薛涛¹。

《嘉定府志》记载：“薛涛，字洪度，长安人，随父宦流落蜀中，遂入乐籍，辨慧工诗。韦皋镇蜀，召令侍酒，称为女校书，出入幕府，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

短短几句说的是薛涛生平之事。薛涛字洪度，长安人，自幼随父亲来到蜀中，后入了乐籍成为一名乐妓。韦皋镇蜀之时招她来陪酒，从此被称为女校书出入幕府，以她的诗才先后得到十一届节度使对她的赏识。

1 注：薛涛生年史无记载，本不可考，后人张篷舟推出薛涛当生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享年63岁。其依据是以韦皋镇蜀之年，由此上推15年，即涛之生年。

薛涛原籍长安，安史之乱后迁至成都。

我们无法想象薛涛出生时的样子，据说是在奔波中出生的。父薛勋为她取名为“涛”，字洪度，想来正是为纪念那段惊涛骇浪的岁月。

志中关于薛涛的故乡问题，只说是“长安人，随父宦流落蜀中”。她的幼年是在乐山度过的，而乐山等于是她的第二故乡了吧。

天才多是从小便露出才华和锋芒的。

薛涛是家中唯一一个孩子，她的父亲并没有因为薛涛是女儿身而忽视对她的教育和培养，在薛涛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地启发她读书做诗的能力。

在父亲的栽培下，薛涛很快就表现出非比寻常的聪慧。

例如这首《井梧吟》——

井梧吟

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

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

据说薛涛8岁时，有一天，父女俩坐在院子里，父亲薛勋一时兴起，仰头看看井旁挺拔的梧桐古树随口吟出“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要薛涛续成一首诗。

薛涛略一思忖便应声而答：“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

薛父大喜，女儿才思敏捷，非比寻常。可是大喜之余又无端端地生出些忧虑之心，在心中愀然久之。

因为“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二句分明是迎来送往之意，



于女子来说岂不是沦落风尘之兆吗？

一诗成讖。

诗讖之说不知是后人牵强附会还是真有所事，已无可考查，不过此诗却让父亲看到了女儿薛涛如小花蕾般绽放出的才华。

薛父却无法预知这才华最后会成为薛涛生存的依靠。

诗讖，谓人所作诗无意中预示了后来发生的事，而讖是指具有预示吉凶性质的文字或图篆。

它为当事人自己所作，却在无形中预兆着将来要发生的对当事人不利的事件，可是在当时却并不为当事人所知。

这些即所谓的“诗讖”、“语讖”。

最著名的诗讖出自隋炀帝之手。

他开凿运河，乘凤舫下扬州，一日忽得一诗曰：“三月三日到江头，正见鲤鱼波上游。意欲持钓往撩取，恐是蛟龙还复休。”

此诗之劣，简直不能称为诗。然而炀帝却自己爱不释手，并把它交付乐工谱上曲子，令随行的宫女合唱。炀帝自己听着此歌甚为得意洋洋，然而旁边有识者却已暗讶为不祥。

盖当时李渊已渐成势，鲤李二字同音，是故诗意有李渊化龙之意。

此外，炀帝又曾作索酒歌曰：“宫木阴浓燕子飞，兴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楼更好景，宫中吐焰奕红辉。”

这首诗同样不能称之为诗，可是炀帝每在迷楼饮酒作乐，必令宫人唱此歌。

可笑的是，他似乎很欣赏自己做歪诗的才华。

及至后来，李渊大兵攻入京师，炀帝躲入迷楼自杀，唐兵将迷楼付诸一炬，这就应了诗的后两句。

诗谶之类可以说是气场感应所致，是故不能说为迷信。可能无形中的性格、境遇、品质、世界观、人生观等等直接反应到自己所做诗词里。这些东西又恰恰是影响一个人将来前途方向、生存状况的几大因素。于是冥冥中好像有神帮助预示了将来的命运一般，让人感到神秘。

再来看《井梧吟》——

“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

诗的前两句，出语比较直白平淡。想想当时的情景，薛父对一个8岁的小孩怎么可能用太复杂的句子？

而平淡之中却有一个“耸”字，这个“耸”既是形容词，又似有动态之感，一下子把呆呆的梧桐树生生地激活了。

我们仿佛看见一棵梧桐树伸伸懒腰，直直地把躯干插入半空，由树下望上去如直插入云霄之中，枝叶被云烟缭绕。树下的小薛涛仰起天真秀气的小脸惊呼：好高哦！

这个“耸”字用得入神入化，有一定的艺术性。可谓点睛之笔。亦可见薛父功底之深厚。

“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

灵慧异常的薛涛又岂会错过这个关键的“耸”字？抓住了这“耸”字的动态感觉，为梧桐注入生命，缀连她的锦心绣口把个梧桐树形容得仿佛好客的主人般鲜活。

薛涛所续两句是一个工整的对偶：“枝”对“叶”，“迎”对“送”，“鸟”对“风”，词性相互对应，而“南北”对“往来”，粗看似



乎不工，细细推敲，却妙在其中，是取南来北往之意。

“枝迎南北鸟”，因为树的高大繁茂，所以南来北往的鸟儿都能看到它，愿意在它身上停留，接受它的好客与呵护，暗承“耸”字。

“叶送往来风”对比“枝迎南北鸟”，又有别致之处。

一个“送”字拟人化了梧桐树。把风来时树叶摇晃舞动的样子形容得就好像人们在招手欢迎来客，或者挥手送别时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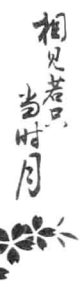
而所谓树大招风，正因为“耸入云”的高，所以风才多，又是暗合薛父前句的“耸”字。

我们的眼前仿佛浮现出此番景致：高大的梧桐树，鸟儿隐在繁茂的枝叶中啾啾而啼，正在寻找时，突然有一只扑棱棱地飞出来，飞翔而去，渐渐消失在云中。一阵风吹来，枝叶摇晃轻撞，大大的梧桐叶子招摇轻舞、哗啦啦作响……

自古有“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之说，谁也不知道的是这棵梧桐树却果真栖了一只幼小的凤凰。

冥冥中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掌控着世间的一切，无法不让人慨叹世界的玄妙。

《井梧吟》是薛涛的崭露头角之作，是她命运的开幕曲，而这首曲子奠定了她一生命运的基调。



诗讖·谒巫山庙

幸福的时光如流逝的江水一般义无反顾。《井梧吟》问世之后几年间，薛涛已经长成姿容艳丽的少女。

在这期间，大历十四年（779），元稹出生了。

不得不提下元稹，因为他在薛涛的生命里是一笔不可抹掉的痛。

那曲耳熟能详的传世佳作《西厢记》，最初就是出自元稹的手笔——《会真记》。

当时，他与白居易并称“元白”。

二人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文学观点相同，作品风格相近，在中唐诗坛影响很大。

“曾将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这样情深意切的名句均出自元稹的笔下。